

浅析霍尔顿与阿米尔的困顿与觉醒

赵梓默 王小立

盐城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中国·江苏 盐城 224000

【摘要】霍尔顿和阿米尔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但在少年时期的生活中都曾陷入困顿状态,在各自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磨难和救赎之后,他们都找到了精神慰藉,实现了自我觉醒。本文拟通过对他们困顿状态的分析,试图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家庭和自身的原因。

【关键词】阿米尔; 霍尔顿; 困顿; 觉醒

【基金课题】盐城工学院2024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浅析霍尔顿与阿米尔的困顿与觉醒; 项目号: 202410305130Y

霍尔顿和阿米尔分别是美国作家杰罗姆·戴维·塞林格的经典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处女作《追风筝的人》中的主人公。处于少年时期的霍尔顿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但又极度敏感叛逆,情绪低落、生活态度消极,对世俗的社会和成人的世界充满质疑和不满,成为“近期小说中最主要、最突出的形象就是叛逆者——受害者的形象。”^[1]阿米尔则常常因父亲对自己的仆人哈桑的奇特态度而陷入生活的困顿中。哈桑是少年阿米尔忠诚善良的仆人,是阿米尔父亲的私生子,也是阿米尔同父异母的兄弟。由于惧怕世人的诟病,阿米尔的父亲一方面对他们保守了他们是亲兄弟这个秘密,另一方面则默默地爱护和包容哈桑,甚至故意冷落阿米尔,致使阿米尔常常陷入深度伦理纠葛和自责中:为了能够引起父亲的关注和认可而费尽心机,他甚至诬陷了无辜的哈桑。由于与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霍尔顿和阿米尔经常陷入精神的困顿状态,与生活进行着各种无谓的斗争,反而陷入更深的精神折磨。

在这两部反映不同社会时代背景和文化的作品中,都承载了作家对少年成长和觉醒的反思,深刻塑造了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困顿和觉醒,虽然成因各异,但他们通过外界的影响和自身的救赎,最终走向觉醒,成长为有社会责任和良知的人。两部作品中承载的作家对少年成长和觉醒的反思,值得研究者关注和深思。

1 深陷困顿

两部作品都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了少年成长

中的困顿。16岁的纽约男孩霍尔顿因在潘西中学表现不佳被开除。被开除后,他与历史老师老斯宾塞告别后踏上了纽约之旅。在纽约,他见证了成人世界的丑陋与肮脏:他与一个出租车司机交谈,司机却是个易怒的人,粗暴地对待他;他联系过一个妓女,原本想与她发生点关系,但却只和她聊了天,可妓女却向她索要十块而非一开始说好的五块。如此种种,霍尔顿深感成人世界的肮脏,对其失去信任,充满鄙视。后来,妹妹菲茨以她的天真和亲情给予了他安慰和支持,最终使他回归家园。在他看来,弟弟艾里、妹妹菲茨代表着美好,他们是单纯、纯洁的代表,是他想守护的人。于是,他幻想自己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在麦田里守护那些玩耍的孩子们,防止他们跌入“悬崖”。在文章的结尾,他说“突然间我变得他妈的那么快乐,眼看着老菲茨那么一圈圈的转个不停。我险些儿他妈的大叫大嚷起来,我心里简直快乐极了,我老实告诉你说。我不知道什么缘故。”^[2]最终,他走出困顿,实现了精神上的解脱和自我救赎。

同样是少年的困顿,阿米尔与霍尔顿的困顿其实并不完全一样。霍尔顿是对成人世界的抗拒和困惑,阿米尔更多地表现为对自身行为的茫然。阿米尔和哈桑情同手足,但是在1975年的冬天,一场风筝大赛彻底毁了阿米尔与哈桑之间的情谊。那一年的风筝大赛,按照比赛规则,谁割断所有人的风筝线,并且捡到最后一只被割断线的风筝就算赢。阿米尔割断了所有的风筝线,和往常一样,替他捡风筝的人还是哈桑。他飞奔出去,双手放在嘴边说出了那

句阿米尔最熟悉的话“为你，千千万万遍，”^[3]消失在街角处，却迟迟未归。当阿米尔找到哈桑的时候，却撞见他被阿塞夫凌辱的一幕。本应出手相救的他却因为懦弱，为了“赢回爸爸”而选择了逃跑。少年阿米尔的困顿则更多地来源于他内心深处的懦弱，“在人性和兽性之间他先选择了兽性。”^[4]在“风筝事件”之后，阿米尔又因为自己的懦弱和自私无法面对受到伤害的哈桑，他利用父亲憎恨偷窃行为，设计污蔑哈桑偷了他的手表，想让父亲因此将哈桑父子赶走。尽管阿米尔的父亲没有赶走哈桑父子，而哈桑父子却选择了主动离开阿米尔家，无论父亲如何挽留，他们还是断然地离开。多年以后的阿米尔才明白，父亲的一生也在忏悔自己犯下的过错。后来因为阿富汗连年的战争，阿米尔和父亲去了美国，尽管他的身体离开了阿富汗的苦难，但是他的精神上一直遭受着折磨。最后，在得知哈桑去世、他的儿子索拉博下落不明的消息后，他决定踏上“再次成为好人”^[3]的救赎之路，重返阿富汗，寻找并勇敢地营救了索拉博，弥补了他少年时对哈桑的伤害，在救赎了自我的同时也救赎了他的父亲。

2 困顿形成原因

霍尔顿的困顿更多源于外部世界的复杂和虚伪，来源于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冲突，在文中大多表现为成人的虚伪世界和少年的纯真世界的冲突。霍尔顿之所以对学校之外的社会如此抗拒首先是因为失败的学校教育。他连挂多科，被勒令退学就是学校教育失败的直接结果。他就读于一个从校长开始就虚伪、假模假式的学校。霍尔顿常常批判这个世界是假模假式的，周围的人是假模假式的：校长老哈里斯面对有钱人家时嘘寒问暖，而面对普通人时则冷眼相待。比如说“到了星期天，有些学生的家长开了汽车来接自己的孩子，老哈里斯就跑来跑去跟他们每个人握手。还像个娼妇似的巴结人……我是说要是学生的母亲显得太胖或者粗野，或者学生的父亲凑巧是那种穿着宽肩膀衣服和粗俗的黑白两色鞋的人，那时候老哈斯就只跟他们握一下手，假惺惺地朝着他们微微一笑。然后就一径去跟别的学生的父母讲话，一谈也许就是半个小时。”^[2]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懵懂的霍尔顿对社会自然充满了诸多不满。“霍尔顿对世俗标准的否认表明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

神上的完美，因此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使他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同时又使他与现实世界产生了隔阂。”^[7]，他拒绝妥协和适应，他想努力反抗这里的一切。

再者，父母教育的不作为也是造成霍尔顿困顿的主要原因。面对父母，他时常感到无助，甚至被退学后的他也不敢告诉父母。他的父亲热衷于积累财富，母亲又因为弟弟艾里的去世患上了精神疾病，缺乏家中父母的支持让他感到迷茫无助，而弟弟的去世更让他倍感孤独。霍尔顿的生活是单调的，他几乎没有单纯的社交，更多是虚情假意的交往。因此，当代表着“单纯”的弟弟去世后，他时常怀念。随着他慢慢长大，他开始反抗这个社会。他把“他妈的”、“混账”等粗话挂在嘴边，爆粗口成了他发泄心中不满、甚至表达开心最直接的方式。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家庭的疏远、成长的迷茫以及对纯真的追求都让他感到困顿不堪。

最后，霍尔顿的困惑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必然反应。二战后的美国由于发生了战争财，物质财富急速增长，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却仍处于贫乏和空虚之中。霍尔顿就生活在那个时代，他对这个社会清楚地认知更让他感到痛苦，从而促使他更希望当个“麦田的守望者”来守护麦田里单纯的孩子们。

阿米尔困顿的外部原因来自于多种族的矛盾。小说中的阿富汗有很多种族，各种族之间高低贵贱各不相同，种族歧视现象严重。阿米尔出自“高贵的”普什图族，而哈桑在来自“最低等的”哈扎拉族。耳濡目染种种不平等之后，阿米尔也产生了这种源自出生的种族优越感。尽管哈桑深爱着自己的主人，觉得阿米尔的一切比自己更重要，他说出的第一个词就是阿米尔的名字。而阿米尔却从来没有认为他与哈桑是朋友：“我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族人”^[3]。显然，阿米尔的这种种族优越感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

父亲对阿米尔和哈桑双重标准的做法是造成阿米尔困顿的另一重要原因。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富人，阿米尔的母亲因生他时失血过多而去世。他从小由父亲带大，对父亲充满信任和骄傲。因此，他特别想得到父亲的关爱和认可。

而表面光鲜的父亲暗地里却猥亵了仆人阿里的妻子，并且有了哈桑。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和维持自己的声誉，他对哈桑和阿里极好。而不知情的阿米尔只认为父亲偏心，不信任自己，偏爱哈桑。他将对父亲的不满转化为对哈桑的嫉妒。因此阿米尔对哈桑的感情十分复杂：明明知道哈桑对他很好，他却不愿承认哈桑是自己的朋友，但内心又对他感到非常愧疚。在风筝事件之后，阿米尔一直在逃避哈桑，饱受精神折磨。阿富汗连年的战争使得阿米尔和他父亲离开了故土，暂时离开让他痛苦、承载着他诸多不堪回忆的地方。对于阿米尔而言，周围环境和父亲的双标行为造就了内在的他：极度懦弱自私。和哈桑比，无论他怎么努力，都很难从父亲那儿获得与哈桑平等的关爱和评价。父亲越是关心哈桑，他就越是嫉妒，他不便对父亲发泄心中的不满，而是处心积虑地将他对父亲的不满转嫁到无辜的哈桑身上。而内心懦弱的他却又无法躲避伦理的选择，从而长期陷于困顿之中。

3 觉醒

虽然霍尔顿和阿米尔在少年时都经历了不同的困顿，但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和阅历增多，他们最终都在摸索中找到精神的慰藉，实现了自我觉醒。霍尔顿在纽约经历了挫折后对成年人的世界渐渐失望，继而决定在一片浑浊之中找到他的“麦田”——孩童的纯真世界，周围没有假模假样的阿谀奉承，他要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阿米尔在多年的心灵折磨和老朋友拉辛汗的一通电话之后决定重返阿富汗，弥补自己内心的罪恶和父亲当年犯下的错。

霍尔顿和阿米尔的家庭都对他们的困顿有着深刻的影响。霍尔顿对父母的不满和对弟弟的思念反映出他对家庭关系的复杂情感，但最终他选择了回归家庭守护妹妹。阿米尔由于缺失母爱，特别想要夺回父亲对哈桑的偏爱，因此他做了很多对不起哈桑的事情，但最终阿米尔救了哈桑的儿子索拉博，也救赎他父亲的原罪。霍尔顿从一个长满棱角的叛逆青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青年，他不再与那个肮脏、虚伪的世界做无谓的对抗，而是寻找自己的一片净土，他要守护“麦田”和“麦田里的单纯的

孩子们”。阿米尔终于学会了直面自己的内心，主动承担责任。在施暴者阿塞夫把索拉博囚禁起来，做着跟许多年前他对哈桑一样的事情时，阿米尔终于爆发，将阿塞夫揍倒在地。因为他明白，这是他唯一的救赎——为过去赎罪的机会。霍尔顿在妹妹的鼓励下选择在混沌中找出一方清明的天地，是完全心理上的救赎；而阿米尔则是彻底摆脱了困在自己心里的枷锁，实现了真正精神上的救赎，成为问心无愧、能坦然面对生活的自己。

4 总结

尽管《麦田里的守望者》和《追风筝的人》有着不同的故事背景和文化元素，但它们都探讨了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社会、家庭、伦理等对少年成长的影响。霍尔顿和阿米尔从生活的困顿状态到自我觉醒都经历了各自的心魔和救赎。通过他们的曲折成长历程，两部作品都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了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需要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社会应该为青少年提供和平、宽容的环境，家庭则要更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爱护和温暖。

参考文献：

- [1] Ian Ousby. Fifty American Novels. London: Heinemann,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81
- [2] 杰罗姆·戴维·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230, 15
- [3] 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6, 186, 25
- [4] 刘欣怡，伦理选择中的成长与救赎——从文学伦理学视野解读《追风筝的人》[J]. 长江小说作品鉴赏，2023 (09)
- [5] 王宗涛，人生困境与自我救赎[J]. 黄山学院学报，2006 (08)

作者简介：

赵梓默（2004.12—），女，汉族，江苏省徐州市人，本科在读。

王小立（1971.03—），女，汉族，江苏省东台市人，硕士，盐城工学院教师，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